

卷之三

卷之三

藏經書院版

正續藏經

第 148 冊

中國撰述

史傳部

新文豐出版公司 印行

正續藏經. ——臺一版. ——臺北市：新文豐，[民82]

-]

冊；公分

ISBN 957-17-0665-5 (一套：精裝)

—— ISBN 957-17-1258-2 (第一四八冊：精裝)

1. 藏經

221.08

82000521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二月台一版三刷

新編正續藏經全五一冊
第一四八冊

精裝一冊基價一五·五五元正

版
權

印發
刷行及
所

本

編輯者
藏

經

書

劍院



傳郵登台電門電公
政記北市
真撥證話部話司
三〇局三臺三臺
五一版政一四北〇北
六臺三五二羅斯雙
八〇業字六九三福路
七〇字六九三一
一四第四三一三〇九
三四〇六三一四二一
三〇二一一四五二八八
三八七六九九八六二
〇號號箱四樓四號

發行人高
印文豐出版
股份公司

22090200 (精：一套)

22090348 (精：第一四八冊)

佛尼牟迦釋師本無南



正

續藏經第一四八冊目錄

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正續藏經會編印

中國撰述 史傳部

雲臥紀譚二卷附雲臥菴主書一卷	宋曉	瑩錄	0001
叢林盛事二卷	宋道	融撰	0052
人天寶鑑一卷	宋曇	秀輯	0097
枯崖漫錄三卷	宋圓	悟錄	0143
禪苑蒙求瑤林三卷	金志 元德	明撰 諫注	0189
禪苑蒙求拾遺一卷			0288
山菴雜錄二卷	明無	溫錄	0323
正宗心印後續聯芳一卷	明善	燦著	0366
祖庭指南二卷	清徐昌治	編述	0385
先覺集二卷	明陶明潛	輯	0453
先覺宗乘五卷	清圓信 郭凝之	校定 集編	0455

優婆夷志	一卷	清 國信 較定 郭凝之彙編	0526
朝鮮禪敎考	一卷	朝鮮朴永善輯	0536
釋氏蒙求	二卷	靈 操撰	0548
林間錄	二卷	宋慧 洪集	0585
林間錄後集	一卷	宋慧 洪集	0648
高僧摘要	四卷	清徐昌治編輯	0659
緇門崇行錄	一卷	明株 宏輯	0799
佛法金湯編	十六卷	明心 泰編	0833

WT175/020

感山雲臥紀談

始予出自南閩遠歸江表分甘與艸木俱腐誅茅城
山以尙書孫公仲益所書雲臥菴字而揭焉公又以
詩見寄有身世兩相違雲閒臥不飛之句蓋其知予
者也山頂高寒非老者所宜八見青黃病隨日生絲
是徙居曲江之感山年運既往與世日益疎闊順時
制宜以待溢然或逃可畏之暑於松塢或暴可愛之
日於茆簷身閒無事遇賓朋過訪無可藉口則以疇
昔所見所聞公卿宿衲遺言逸跡舉而資乎物外談
笑之樂不謂二三子剽聞而耳亦熟矣遂相與記諸
以雲臥紀談名之然予所談未必世之賢者以爲善
令會粹成編無乃重予之過歟若夫文字性空言語
道斷以予終日談爲未嘗談則庶幾焉雲臥菴老僧
自叙

雲臥紀譚目錄

卷上

富弼頌書

東山吉

黃龍頌三闕

禪公頌古

查道僧堂記

無盡送羽士

修演入定

回石頭錄叙

慈雲陳詞

自雲厨堂記

飯僧噉金

雪竇持

英鐵脊

汪藻會諸山

大慧雲峰後身

秀紫芝文

仁宗問大覺

周茂叔青松社

齊已粥疏

佛心才

明大禪持鉢

鼓山刊錄

道潛參寥子

大慧寓韓駒齋

羅漢系南

泉入黃龍室

龍牙從密

西湖清淳

嚴陽尊者

程闢招老南

劉公觀音石像

淨遜燒虱法語

喻彌陀

溫公修造

莫將謁南堂

妙應風鑑

李觀恭伯

脩仰書記

訥叔至東林

果公示歎客

真淨行寶蓮

徑山本首座

才蘇嚕

宣首座

圓悟書王梵志頌

楚安方

舟峰慶老

御註圓覺經

海會守從

楊麟出家

圓鑑遠公

寂音獲譴

卷下

尼慧光說法

孝宗原道辨

隆慶閑

泉大道頌

大悲闍長老

佛印謁王荊公

老華嚴出世

無際掃塔

惟正禪師

南老答鄒長者

嚴朝康頌古

文殊道

饒節從釋氏

且公頌古

蘇軾讀泗州

信園頭能詩

皓布視塔銘

尼真如參道

保寧璣道者

馮氏讚大慧

岳林寺重建

簡上座

尊宿漁歌

大慧再訪無盡

謙問張浚

端故事

辯纏

大覺乞歸山

蘇轍謁佛印

雪堂行

達磨讚

蘇轍左遷

陳堯佐誌墓

報本元嗣書

野軒詩頌

徐禧問靈源

無盡徵詰

永道抗辯

伊蒲塞

達觀性辯

蘇軾衲衣

無著道閉

佛慧北邙行

政書記詩

雲臥長書

雲臥紀譚目錄終

感山雲臥紀談卷上

富鄭公熙寧間鎮亳州迎致潁州華嚴禪苑頤禪師獲聞心法及致仕居洛以頌述志寄頤得法之師姑蘇圓照禪師曰親見頤師悟入深夤緣傳得老師心東南謾說江山遠日對靈光與妙音仍有書曰粥留心祖道爲日已久常恨不遇明眼人開發蒙陋雖久聞盛德而無由瞻謁昨幸出守亳社與潁州接境因里人張北部景山請得頤師下訪相聚幾一月以慈悲方便之力令有悟處會結夏逼日四月初遽且歸頤其於揩磨淘汰則殊未有功衰病相仍昏鉢難入外數萬里之教加于中國天子諸侯疇聽之哉佛之聖人困於魯衛陳宋欲居九夷乘桴浮海當是時以秀公京師之書其駭古震今之論溢數萬言特未傳於世又秀嘗讚東坡像曰漢之司馬楊王唐之太白子昂是五君子者皆生乎蜀郡未若夫子而有耿光夫子之詩抗衡者其唯子美夫子之文並軫者其唯子長賦亦賢於屈賈字乃健於鍾王此夫子之絕技蓋至道之秘穠夫子之道是爲后稷伊尹可以致其則事以自謂豈欺人哉

蜀僧祖秀字紫芝蚤以文鳴於士大夫間慕嵩明教之風著歐陽文忠公外傳蘇養直庠爲序冠其首略曰君子以佛之教不見證於堯舜禹湯之世而孔子孟軻之後歷代先儒雖當國不少禁亦聽其橫流寓內古今持此論者有矣獨秀公以謂堯之丹朱不足以授政而禪舜舜亦憂商均而禪禹至湯武革命斯教之所始使孔子行事亦何以異此由堯迄武王佛未誕生有以也成康既沒佛於是顯跡然而未被中華以疾聖人生於魯集大成於古帝王之教也甚矣聖人困於魯衛陳宋欲居九夷乘桴浮海當是時以外數萬里之教加于中國天子諸侯疇聽之哉佛之法不苟傳非顯宗惑而求諸遠恐未能速應耳此皆秀公京師之書其駭古震今之論溢數萬言特未傳於世又秀嘗讚東坡像曰漢之司馬楊王唐之太白子昂是五君子者皆生乎蜀郡未若夫子而有耿光夫子之詩抗衡者其唯子美夫子之文並軫者其唯子長賦亦賢於屈賈字乃健於鍾王此夫子之絕技蓋至道之秘穠夫子之道是爲后稷伊尹可以致其

君於堯湯時議將加之於鉄鍼而夫子尤諷於典章海表之遷如還故鄉信蜀郡之五傑者莫得窺夫子之垣墻秀之言論風旨不特此而已嘗一讀可以知鼎味也靖康初秀尙留京師著華陽宮記極爲詳備其東都事略以爲朱勔傳讚蓋勔董役讀之者所謂壽山艮嶽則昭然矣豈待寄目耶張丞相德遠判福唐致秀住長樂光嚴蘭若後歸老蜀山翛然燕處一話一言未嘗忘衛宗護教旣福不逮慧爲時論所惜焉

新淦東山吉禪師閩人佛照光公受業師也道學充茂談辯灑落高明士夫喜與之過從有李朝請者乃薦林居士之舅氏嘗偕薦林謁之語道李曰家賊惱人時如何吉曰誰是家賊李豎起拳吉曰賊身已露吉衝口成偈曰家賊惱人孰如何千聖回機只爲佗偏界偏空無影跡無依無住絕籠羅賊賊猛將雄兵收不得疑殺天下老禪和笑倒鬧市古彌勒休休不用將心向外求回頭瞥爾賊身并贓捉獲世無儔

世無儔真可仰從茲不復誇技倆怙怙安家樂業時萬象森羅齊撫掌吉又嘗以二頌發揮德山臨濟棒喝之旨曰入門便棒七顛八倒市地普天一時勘破入門便喝夜叉羅刹大地山河一時惡發吉乃道場山琳公之嗣龜於南閩首衆開元就雲堂午齋次說偈曰八十四年老比丘萬般施設不如休今朝廓爾忘緣去任聽橋流水不流遂泊然而逝其臨大變殊異如此

仁宗皇帝以皇祐四年十一月九日遣中使降御問於淨因大覺禪師懷璉曰才去豎拂人立難當璉方與衆晨粥遂起謝恩延中使粥罷卽以頌回進曰有節非干竹三星繞月宮一人居日下弗與衆人同於是皇情大悅旣而復賜頌曰最好坐禪僧忘機念不生無心焰已息珍重往來今璉和而進之曰最好坐禪僧無念亦無生空潭明月現誰說古兼今于時華嚴隆公嘗謂璉卽心是佛頌乃虛空釤慨然璉公仰轍御問應機而然隆公言之亦各有旨哉

黃龍南禪師平時見學者來必問生緣佛手驅脚故

叢林目爲二關亦嘗自作三頌發明其旨世只傳其佛手驅腳而遺却生緣廬山圓通晏公乃黃龍法孫於南嶽廣辯首座處見南公親筆三頌曰我手佛手兼舉禪人直下薦取不動干戈道出當處超佛越祖我腳驅腳並行步步踏著無生會得雲收日卷方知

此道縱橫生緣有語人皆識水母何曾離得蝦但見日頭東畔上誰能更喫趙州茶若以林間錄所載佛手驅腳頌校辯之本十有一字不同無乃先後改更而然且如南公頌勘婆詰呈慈明尙以有沒字見工拙由是而觀豈無優劣哉

春陵有水曰濂周公茂叔先世所居既樂廬山之幽勝而築室則以濂名其谿蓋識不忘本矣于時佛印禪師元公寓鷺谿之上相與講道爲方外友由是命佛印作青松社主追媿白蓮故事嘉祐中公通守瀘上尋有譖公於部使者臨之甚威公處之超然佛印聞而述廬山移文寄之曰仕路風波盡可驚唯君心地坦然平未談世利眉先皺纔顧雲山眼便明湖宅近分堤柳色田齋新占石谿聲青松已約爲禪社莫

遣歸時白髮生公未歸間復趣之曰常思湖口綢繆別又憶匡廬爛漫遊兩地山川頻在目十年風月澹經秋仙家丹藥誰能致佛國乾坤自可休況有天池蓮社約何時攜手話峰頭公雖爲窮理之學而推佛印爲社主苟道之不同豈能相與爲謀耶

廬山湯泉在山南爲小刹熙寧間禪公住持叢林亦雍肅因舉南泉同歸宗麻谷去禮覲國師路次於地畫一圓相云道得卽去宗便於相中坐谷便作女人拜泉云與麼則不去也宗云是甚麼心行泉於是喚回禪乃頌曰獨掌不浪鳴靈光各自有梵刹一繩與大家出隻手大慧老師再董徑山因勉學徒持鉢亦嘗學此禪公乃真淨之嗣云

仰山小釋迦住豫章觀音僧齊已爲總轄庶務有粥疏曰粥名良藥佛所讚揚義冠三檀功標十利更祈英哲各遂願心既備清晨永資白業昔刊于石既經建炎兵火無復存矣豫章職方乘但云詩僧齊已粥疏已之所書文墨可觀不取其詞今禪林晨粥唯唱前四句且不知誰作也已世姓胡潭之益陽人幼捐

俗於大鴻依祐公蓋與寂公爲同門友其後居西山金鼓而示寂塔尙存龍盤乃其書堂元祐間馬都運醉有小詩題院壁曰支遁逍遙不我逢等閒下馬憩蓮宮欲詢齊已幽栖事七十山僧兩耳聾

慈照禪師聰公住襄州石門請待制查公爲撰僧堂記曰乾明寺者去郡百里古曰石門因勑易之高山峻谷虎豹所伏岐路磽確人煙僂絕非志于道者罔能栖其心也遊官之徒羈束利名雖觀其勝絕而罕能陟其境道守郡日知有學者法字守榮自雍熙三年參尋而至後安禪之堂卑隘廩壞於是發心重構克堅其志聚落求化多歷年所召良工市美材迄景德三年始告成凡五間十一架春有學徒慧果攜錫至京請余識之將刊于石乃書曰自佛法廣被達磨西來具信根者求澄本源星居曠野蔽身艸木衣不禦寒食不充腹及正法漸漓人法替忘百丈禪師乃營其棟宇以安老病邇來禪刹競構宏壯少年初學态臥其間殊不知化緣者勞形苦骨施財者邀福懺罪明因果者如臥鐵牀若當冤敵自非朝夕密密增

長聖胎其次親善知識者志求解脫可以暫容其形龍神攸護其或心汨蓋纏身利溫煖不察無明不知命縮唯記語言自謂究竟詔盡遷謝墮彼惡趣丈夫猛利得不動心者哉榮公生鳳翔號邑出家於雍州鄆縣白雲山淨居禪院大中祥符二年四月八日記世之所傳只從佛法廣被至得不動心者哉而止矣所以黃太史答芝臺秀手簡曰查公前朝名士遊楊文公王文惠公之門參禪學道有氣息者也然此僧堂記恐尙有首尾耳公早參琅邪覺禪師躬事薪水因琅邪示以註三祖信心銘於上大寫一句而下細寫一句至數句之後豁然悟旨覺遂告之曰老僧一期描畫虛空直須吐却始得妙喜老師嘗謂大觀間聞太平州耆宿言其如此

佛心禪師才公始於受業院襲聲梵應時俗因如城置法器遇一叟語之曰汝自是法器何用更佗覓才忽猛省卽趨西禪法席聞方丈海印隆禪師云平生睡不落人前起不落人後遂竊慕焉及見老宿達道者看經至一毛頭獅子百億毛頭一時現才指問曰

一毛頭獅子作麼生得百億毛頭一時現達曰汝乍入叢林豈可便理會許事尋又問以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此何理哉達使其自看才由是凡出入門必跨定其限默思不在內外中間却在那裏其純誠若此于時西禪衆逾萬指才發心領淨頭職一夕汛掃次隆適夜參至則遇結座擲拄杖云了印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才豁然有省及出闈造豫章黃龍山與死心禪師機不契乃參靈源禪師凡入室出必揮淚自訟曰此事我見得甚分明只是臨機吐不出若爲奈何靈源知其勤篤告以須是大徹方得自在也居無何竊觀鄰案僧讀曹洞廣錄至藥山採薪歸有僧問甚麼處來山曰討柴來僧指山腰下刀曰嗚剝剝是箇甚麼山拔刀作研勢才忽欣然摶鄰案僧一掌揭簾趨出寮門衝口說偈曰徹徹大海乾枯虛空迸裂四方八面絕遮攔萬象森羅齊漏泄才之生緣長谿縣出世南嶽上封歸閩住東山大乘福清靈石後遷鼓山而示寂其爲人褊急叢林蚤目之爲才煎云

丞相張無盡居士平居與廬山東林照覺總禪師爲方外侶元豐辛酉秋以序送羽士蹇拱辰字翊之往參問於總曰成都道士蹇翊之來言於余曰吾鄉羽衣之族世相與爲婚姻娶妻生子與俗流無異拱辰因觀道藏神仙傳記翻然覺悟當吾血氣剛強視聽聰明嚦哩哇嗚順吾耳青黃赤白炫吾目甘脆膏腴爽吾口馨香馥烈適吾鼻滑澤纖柔佚吾體歡欣動蕩感吾意此六寇者乘吾督亂晝夜與吾相親而未嘗相釋也一旦吾之形耗而羸氣耗而衰精耗而萎欲沈陽魂欲飛則六寇者曾莫吾代而天下之至苦吾獨當之房闌之戀莫如婦血肉之恩莫如女拱辰於是悉囊中之所有與之而謝去給以佗事出遊百里遂泛涪江下濮水歷縉雲出塗山訪岑公之洞府瞻神女之祠觀而達於渚宮也將泛九江入廬山結茅於錦繡之谷燒嘯半香爐之頂撫陶石以遙想挹遠谿以濯足蓋吾之術以性爲基以命爲依始乎有作終乎無爲竊聞先生究離微之旨窮心迹之歸奏

無絃之曲駕鐵牛之機故不遠而來見先生也當試爲余言之余曰壯哉子之志乎難行能行難弃能弃吾弗及子矣余適有口疾不能答子吾有方外之侶曰常總居於東林必能決子之疑請持吾之說而往問之曉無盡不指塞見道家流而指往東林厥有旨哉

徑山明禪師紹興辛酉隨侍大慧老師過衡陽日化於市以贍菴衆須一繩爲率癸亥秋辭往浙西持鉢期明年上元回大慧以偈送之曰蘿蔔明大禪孟浪絕方比識得玄中玄作得主中主赤脚走長街一日數百里色力旣勇猛殊不畏寒暑如是二三年日日只如此人皆謂渠狂渠只笑而已秋陽方熾然忽來辭妙喜持鉢入閩市普化乃知已肩橫榔木杖其興不可止臨行贈汝言汝令須記取甲子上元前却要到這裏仍求得大慧像讚曰直饒畫得十分猶是眞常流注普化倒翻筋斗爬著了明淨處有箇末後句當機難禁制咄且不要絮明道貌豐碩氣宇雄邁應機施設必以法爲樂故得叢林大禪之譽至於偈頌

多率爾而成亦有新意隆興元年春自莊山被旨住徑山由廣德軍開法院僧首宗儼求頌發揮其修造明掇筆書曰這箇儼僧首靈機常在手堅著磕著處塞却娘生口言外領略得三三不成九僧首如是傳大作獅子吼諸佛亦如是喝下須彌走做起參天大梵刹千年萬歲摩星斗今徑山姑蘇別業歲入二萬斛乃明化於楊和王府未幾而示寂旣撰田記明無與焉昔韓昌黎奉詔撰平淮西碑爲李愬部卒石孝忠推仆以其紀功不及於愬以是方於田事大略相似惜叢林無孝忠之作耳

豫章東山僧修演里中劉氏子得法於石門謙公有偈曰未悟之日要參禪一見石門便坦然蒙師指箇真消息方知鹽鹹醋是酸自爾修杜多行常於夏夜裸體以飲蚊蚋有施與衣則受而轉濟無者亦嘗說偈見意曰四十年來常跣足不剃頭兮不澡浴郡官爲我換衣衫只恐平生願不足以故世稱爲劉道者居無何告其徒曰吾將入定可以瓢泥爲護須三年後與汝相見及期果出定顯化異常落成梵宇至天

禧二年歲餘二日復將入定遂囑徒屬以四十九寒暑當啓吾壙卽瞑目焉治平三年如其所囑之數由是寺僧以其事聞於太守程公闢率僚屬就視而趺坐儼然遂傳以香泥奉安佛殿之西廡以應民庶祈福夫演公悲願宏深而能回首塵勞曲開方便如此

福州鼓山於紹興之初刊行古尊宿語錄二十有二洪之翠嵒芝禪師者其一焉芝開堂於郡城有問如何是洪州境答曰滕王閣下千峰秀孺子亭前薄霧生又問如何是境中人答曰出入敲金鑑朱衣對錦屏其刊本漏却答境一聯與問人一句乃以對人而贛境其顛錯若此紹興甲子逮今模印流通天下不知其幾許遂使僊志此道者不見古人大全可不惜哉

西蜀釣魚山回禪師早爲石工而有契證故叢林之爲回石頭蜀之名士焉當可唐文若與數客語論次舉孔子曰由誨汝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回緘默靜聽徐曰古人意莫不如此坐客

駭異且命回釋其大意回卽說偈曰曾得知之爲知之步步踏著上天梯亘耐古人無意智剛惹閒人說是非舉座傾服後馮公當可叙回語錄曰五祖晚得南堂慥暴生儻凌跨勤遠天遁地窄投老大隋回道者以運鎌攻石之手仰擊堅高出力既纏一鎌便透歸坐釣魚山下乖崖峭壁十倍其師狼毒砒霜不容下口其徒彥文更不警地要取餘毒散施諸方余恐後人不著便宜自取僵仆故爲叙引以冠前文紹興間山谷公自徑山首衆歸蜀經釣魚山值回爲衆入室顏直前醺醉而出少頃回詢於衆曰適來黥面僧子安在有識顏者曰其僧乃徑山顏首座已登舟矣回使侍者邀顏上山講叢林之禮顏嘗爲劇寇虜而黥面也

錢塘僧道潛者以詩見知於蘇文忠公號其爲參寥子凡詩詞迭唱更和形於翰墨必曰參寥又呂丞相爲奏妙總師名之後與簡牘則曰妙總老師江浙石刻具存者多今略記公雖錢塘以長短句別之曰有情風萬里卷潮來無情送潮歸間錢塘江上西興浦

口幾度斜暉不用思量今古俛仰昔人非誰似東坡
老白首忘機記取西湖西畔正暮山好處空翠煙霏
算詩人相得如我與君稀約佗年東還海道願謝公
雅志莫相違西州路不應回首爲我沾衣噫今世之
小生於有道宗師必名呼而示其忽慢亦安知文忠
於一詩僧尙爾況道德崇重者耶

白雲端和尙住潯陽能仁新其堂與厨略記其實曰
古之稱善知識者蓋專以祖法爲務旦夕坐於方丈
間應諸學者之問而決疑焉若院之事則有學者分
而集之故善知識之稱得其實而有尊矣愚嘉祐丙
申孟夏自閩通應命來繼茲席雖不揆其實而至且
患其法堂厨舍悉皆頽圯有風雨不堪之憂何足以
容衆而繼人之後者哉已而得州人周氏懷義大新
其堂明年有慕蘭來者又新其厨然後風雨不足憂
而徒衆得以安焉周氏素達於吾教不欲書以自顯
愚謂厨資出諸遠近之人不書之無以嘉其善乃併
以二善刻於厨壁噫考於古之稱善知識者之義愚
尙有愧焉己亥九月十七日住持沙門守端述石刻

既毀前輩典刑無復見矣今立根椽片瓦便彰飾說
邀功歸已歎於後世安肯自書其媿耶

待制韓公子蒼與大慧老師厚善及公僑寓臨川廣
壽精舍大慧入閩取道過公館於書齋幾半年晨興
相揖外非時不許講行不讓先後坐不問賓主蓋相
忘於道術也故公詩有禪心如密付更爲少淹留之
句公因話次謂少從蘇黃門間作文之法黃門告以
熟讀楞嚴圓覺等經則自然詞詣而理達東坡家兄
謫居黃州杜門深居馳騁翰墨其文一變如川之方
至後讀釋氏書深悟實相參之孔老博辯無礙浩然
不見其涯故爲其載於墓誌隆興改元仲夏東萊呂
伯恭登徑山謁大慧爲兩月留大慧語及韓公得斯
論於蘇黃門伯恭亦謂聞所未聞也

右街僧錄慈雲大師善因以政和五年夏詣廟堂陳
詞曰伏爲教門於四月十六日奉聖旨指揮爲道
錄董南運訴釋教所有毀漢天師等事下有司取藏
經見行檢尋焚毀次今不避冒瀆朝廷輒有陳述切
緣天下寺院大藏經文元係太祖太宗聖旨影

造印行流通及都城寺院并后妃之家功德院藏經
又係本朝所賜其辯正論嘗蒙仁宗皇帝收入崇
總錄若御府之書遽然焚毀在臣子之心有所不忍
恭惟國家功成治定政教興隆崇奉祖宗凡所舊書
未聞焚毀只如揚子搃提仁義滅絕禮學之言世人
謂之指斥老氏莊子作盜跖漁父之篇世人謂之毀
擯孔聖然而老子之道愈興孔子之教益著此所以
孟子有戒盡信書之言也明矣豈非毀之者適所以
尊之今道教中有輔正除邪等論毀斥釋氏切害甚
多而教門未嘗取乞除毀伏望鈞慈特賜詳察使釋
道二教不許互相排詆以專柔無諍爲事各守一道
上助清朝興化之萬一乞特降朝旨禁止引用斥道
教之言免焚毀藏經則天下幸甚由是廟堂奏聞至
六月十一日奉聖旨依奏嗚呼靖康之亂推原其
端實由林靈素之徒私於快己蠶柔朝綱卒致生民
墮於塗炭悲夫

廬山羅漢系南禪師臨汀張氏子母姪時夢烈丈夫
擐金甲巡行庭隅遂詰其由對以有善知識寄生汝

家故來衛護耳逮生而恃怙抱即啼遂從保母乳
育甫十歲依金泉院僧德廉出家廉於俗則伯父也
雖距里閈不遠閱三霜未嘗歸省適其父攜世味與
廉講手足之敬南悵然曰清淨伽藍以董茹穢汚其
剪庭柏南衝口成洗枯偈以見意曰兩株寒柏種堵
前翠葉靈根漸次堅自稟萬年高操在等閒霜雪莫
相煎廉駭異之至年十九占僧籍因與同院僧海評
爲檀越禮梁武憲忽感慨謂評曰佛菩薩旣是吾徒
之祖悉不能知其從來至於讀憲文字句尙差況奧
義乎今宵類以爲胤嗣寧無愧心耶旣而謁郡之開
元潭公賞月次潭使其徒著語以見志南遽應曰中
秋十五夜明月碧溪流不獨鄧江上光充四百州潭
欣然謂其未易量也尋出遊江國首造廬陵隆慶閑
公之室次詣仰山偉公咸器重焉元豐己未至長沙
道林參禮祐禪師於言下疑情頓釋祐旣謝院事隨
侍氏廬嶽逮元祐丙寅祐住羅漢南輔相建立叢林
雄冠江表祐因告老南繼其席則年三十有九處事